

2020年,一只黑天鹅从天而降。它是稀罕的,杀伤力连世界大战都难以企及。它与高贵相悖。它给世人带来的危机,铺天盖地,天地为之颤栗!

告别2020,告别黑天鹅,是生命的呐喊,是人心的渴盼,是血红雪白的坦露直白,是浪滚波涌的声嘶力竭。所有由新冠病毒引发的恐惧、悲伤、忧虑、烦恼、多舛和不畅,都随黑天鹅的逃离溃退而消弭吧。所有的梦想、等待、奋战、激情、创造和仁善,都随白天鹅翩翩的洁白羽翼,而生动,而有硕果累累吧。

所有过往,皆为序章。所有未来,都乃希望。过往已去,未来已来,沉陷于哀叹和固步自封的泥淖里,过往还在纠缠。自立于阳光和一往无前的大道上,未来不再遥远。

所有过往,也皆不会白白度过,它是一种不可多得而又真正有得经历,是一种财富,不可炫耀挥霍而又珍贵奇特的拥有。

世界以痛吻我,让我回报以歌。过往以煎熬待我,未来会回馈我成熟的欢愉和甜美的成果。

在我2020年一个人的备忘录上,第一句就是:辛苦而心累的一年。但我满怀善良,心无所畏惧,挚诚待人,执著做事。我把破碎的时光奉为珍珠;我把阴郁的日子视为金钱;我用对人生的热爱和梦想的炽烈,去编织属于这一年的葱茏和光彩。

生命的尊严,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重要。生活的光鲜,此刻也需要保持足够的亮度。什么都不能轻易地丢失,小心沉稳,不惧将来,也大踏步前行,书写自己作为一个真男子的足印。

黑天鹅的翅膀,遮蔽了阳光。不见雾霾,处处雾霾。人间被割裂了,隔离的双刃剑上,有血迹斑斑。世界被妖魔化了,此起彼伏的疫情,肆虐如风。风从未止息;天下之万花千树,尽欲静而不能。这一年,没齿难忘。而更让史册永载或个人备忘存录的是,那些逆行者,也包括迎难而上的自己,有人性的闪光,也是美好和温暖所在。

世事会变迁,天气会变幻,病毒会变异,人心也会变化。跋涉了这一年,人应该变得愈坚强,愈真诚。好好地活着,更要好好地工作。

斗转星移,江水长流。过去的终会过去,要来的总会到来。疫情还赖着不走,变着法子耍赖,就像这世界从未消失过的丑陋的事和人。生之路,从来都不平坦。人类也从来没有被打败和灭绝。机智地闪躲,也勇敢地面对,向死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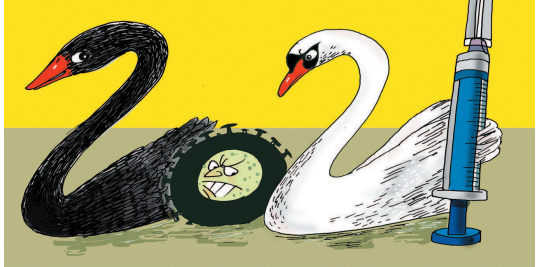
相信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诞生。美丽的白天鹅依然会归来。冬已至,春不远。冰裂之声,一如春草的萌芽,有着轻盈的节拍。

历经风雨的天,更明净湛蓝。饱经沧桑的心,也更深邃明白。

在黑白天鹅的交会中,云在飘,水在流,人在思想和飞跃。

当年,面包会有的是,触手可及的希望。今天,一切会好的,是人人殷殷的期待。

愿到来的2021年,将潘多拉误开的匣子再一次关上,希望女神厄尔庇斯犹如白天鹅闪亮重返,这将是一个圆梦多多、晴朗多多、惠风和畅、温暖如春的年份!



有次与妻子一起从丹阳坐高铁回上海,车到上海西站时停车2分钟。妻子反应快,推推我说:“咱就这儿吧!”是啊,我家在万里小区,从上海西站走到住地也就20分钟。高铁差不多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,太棒了。赶紧下啊!这几年全国各地我跑了不少地方,首选交通工具自然是高铁。但来来回回一般都在虹桥和上海火车站上下,从来没与离家最近的上海西站打过交道。有了丹阳这次“偶遇”,似乎一下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我开始“研究”上海西站。根据“铁路12306”提供的车次信息,我发现从上海到丹阳,每天有5个车次会在西站停靠。而从西站坐高铁到苏州,最快一列24分钟,最慢的也不过半个小时。这样,从家里出门到苏州火车站,总费时可以在50分钟以内。真是“不算不知道,一算喜眉梢”。更让人窃喜的是,苏州站就在古城平门楼对面,距苏州市中心观前街仅3公里,离苏州博物馆、拙政园等,徒步也就半小时。真让人大喜过望。喜欢旅游的我,尽情享受高铁带来的快节奏与慢生活。有一年,我与妻子从上海西站坐高铁,单去苏州玩,就有10次之多。我们全部当天来

清晨出门天没亮。那天是上海地铁15号线通车日。地铁站就在小区门口,六七分钟,抬脚便到的一小段路,却叫我心特别地跳。

15号线“华东理工大学站”2号口所在地是我家乡的“南高头田”(简称“南高头”)。“南高头”下一条河朝东流进浜湾里,那里有我母亲的坟。“南高头”上修筑过国民党据守上海的碉堡。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,碉堡拆除,小河填没。后来,周边造起了铸造厂、刀具厂。之后,改建商品房,成为住宅区。
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先人不会想到地下会通火车,大家也没承想地铁会通到“南高头”。老家楼下宅,宅西傍着1920年修筑的“百年沪闵路”(即现在的“老沪闵路”)。1952年沪闵路边建起“华东化工厂”。1956年开通了从徐家汇至上中路50路公交车。说到50路,有个小插曲。最初,家乡北有第六牧场站,南有化工学院站,一南一北相距甚远,处在中间的楼下宅乘车很不方便。于是,父亲写信

反映情况,公交公司采纳意见,在两站居中间点设了“招呼站”。那时,从徐家汇到六牧场票价一角,到化工学院一角五分。后设的“招呼站”票价也是一角。为省五分钱,师生大多选择从化工学院东门进出,在“招呼站”上下车。不久,父亲再去交涉:“招呼站、招呼站,有人招呼呀,没人招呼不停,这不妥当。”之后正式改名“二号桥站”。几十年来,公交有变化,线路有增加,但父亲争取的火车站一直原址没动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家乡发生了巨变。楼下宅通电、通水,新楼房鳞次栉比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征地,大大(祖父)进厂成为工人,拿上了退休金。阿奶多次出席公社、县两级代表会议,回来常说:共产党本事大,到处搞建设。

上海世博会后,不知哪天,父亲听说要造地铁15号线,经

过家乡,通往顾村公园。这可是一桩大事。顾村(我们称“顾家宅”,现在顾村公园内还设有一座“顾家宅桥”)是娘舅家。过去走亲眷,去顾家宅要乘三路公交车,一部长途车,没有大半天辰光到不了。虽然都是上海郊区,一南一北,十里不同天。我们这里叫

祖母是阿奶,顾村则称祖母为亲娘。阿奶与亲娘,两老人坐下闲聊的都是新社会新话题。

2016年,地铁15号线正式开通。父亲三日两头去工地看看,有时坐工小半天,回来跟我讲:今后去顾家宅,听说只要一个钟头,真不敢想象。路面开挖,交通受堵,遇到有人抱怨,父亲好言相劝:这是暂时的,眼光要放远看。当我将规划中的“百色路站”经学校代表提案改名

为“华东理工大学站”的消息告诉父亲时,他啧啧称赞:这个名字好!父亲却名称很敏感。1994年房地产开发,楼下宅原拆原建,外来施工队听不懂本地话,以讹传讹,工地竖起“葵林住宅区”牌子。别人看了无所谓,父亲却火气上来,找施工队纠错。施工老板怕麻烦:牌子竖了,图纸也标了,为两个字犯得着改吗?见讲不通,父亲大热天跑去莘庄向上海县地名办反映,随后又到房产公司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:农业合作化时“楼下宅”和南面“柿子园”两个村名,首尾字连缀,组成楼园生产队,流传有序。何况

“秋从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唐代诗人元稹的“此花开尽更无花”,道尽了秋之后的肃杀。也正因此,菊花凌霜不凋、气韵高洁,而被誉为“花中君子”,又和梅、兰、竹合称为花中“四君子”,关于菊花的用途,我们只知道菊花可以入茶。其实,菊花还可以食用。前不久,专程去无锡东港山联村品尝一顿菊花宴。好客的主人已经将菜肴摆在餐桌上,除了盆上点缀的菊花,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,主人注意到我们的疑惑,于是一一介绍道,这里有菊花色拉、菊花羹、菊花汤圆、菊花羹、菊花焖蛋、菊花春卷、菊花饼、菊花馄饨等。望着色香味俱全,有创意、有特色的菊花宴,真不敢相信菊花能做成这么多的菜!最妙的是,桌上的菊花米酒、菊花饮料以及菊花醋,都和菊花有关,真是无处不菊花。

一盆焦黄、蓬松的油炸食品吸引了大家的眼球,山联村的吴岳平书记介绍说这是炸金花。为解我们的好

我确认,临港新片区的原住民,大都有一两次的抓阄经历。

抓阄,也叫抽阄,是中国的一种传统风俗。“百度”的解释是,每人从预先做好记号的纸卷或纸团中摸取一个,以决定谁该得什么或做什么。

抓阄的手气好坏,折射着抓阄人的性情,无关喜怒与哀乐。

队长林章哥来电,说是拆迁的房要分了,定在1月7日去村里抓阄。

1月7日,正是寒潮来临时。终于在临港的泥城有了房,全家人显得十分开心。讨论谁去抓阄时,妻女说我是户主,第一套房由我去抓阄,还有的两套因我要去医院,委托女儿的大舅去代抽。

1月7日的风凛冽还有些刺骨,妻用围巾、羽绒包裹了我的全身。临行前,妻子为我的手涂了些“大宝”,拍打着我的手说:“阿弥陀佛,抽个好楼层。”我说:“有房就行。”

车行临港泥城的方向,妻说:拆迁六年了,过渡费拿到了现在,我们有房住还好,没房的都租房住。听妻的语气,她对现在的生活是满足的。

根据导航引导,车在高速公路上下下来后,便来到了文彩路,两旁原先的田野,都是林立的高楼了。

临港泥城的变化,就在这几年间。抓阄的地方到了,在一处新造的厂房里。围墙上的几条横幅,让人想起了今天乡情的聚集。

是有些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感觉,老家临海的风有着海的涩味,泥土有着芳香。

春军叫着“爷叔”迎了上来,把我引导到他父亲根生哥的面前。根生哥叫着“兄弟”握着我的手,询问着我的病情可好。妻代我回答“蛮好”。

老家宅后的玉平说着“好久不见”,

“楼园”名称好,既是楼房,又近植物园,对楼盘销售也有好处。终于,“楼园”两个大字镌刻在老沪闵路边高大的牌楼上。

年届九十的父亲私下里多次向我吐露心声:大大阿奶跟你娘走得早,没

看到过地铁。我也不知道能否看到地铁来楼园?遗憾的是,父亲没能等到地铁开通的一天,他也走了。

所以,通车首日,我无论如何要代大大阿奶、父亲母亲好好看看家乡的新地铁。

奇之迷,他特地做了示范:将菊花放入秘制的粉酱,裹上酱料,几个来回之后,放入油锅;油滋滋地响,菊花在上下翻滚、舒展、收缩,颜色慢慢发生了变化,于是完成了从鲜花到食品的涅槃;送入嘴里,有点烫,有点香,有点脆。吴书记说,炸金花是个技术活,火候很重要,太嫩不熟,太过发焦,影响口感,还影响外观。他还说,每到秋天,炸金花最受欢迎,摊位边排满了长队,老少少、男男女女,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炸金花,脸上充满了快乐,充满了喜悦。摊位边上就是菊花大棚,食材随用随取,套用一句话,就是活杀。新鲜、原汁原味是最大的特点。当然,不是所有的菊花都能吃,山联村引进的可食用菊花都经过专门部门严格审查和批准的。

由于菊花的生长期有其自然规律,吴书记说,我们采取技术性的手段,让菊花早开晚谢,比如搭建大棚,让大棚里的菊花保持一定的温度。

山联村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,那时,村里以采矿为主,留下了满目疮痍,人称“四荒”:荒山、荒坑、荒地和荒河,到处一片凋敝。2006年10月,吴岳平走马上任,大力发展村级经济,具体为三金一红:三金之一就是种了1000亩菊花;经过几年的努力,现在是农业和旅游双双丰收。菊花更是成了农民致富的法宝。2012年以来,山联村多次获得“首届江苏省最美乡村”“中国美丽乡村”“中国特色村”等荣誉。

新的一年,老书记又有新举措,准备打造常阴沙花海,届时春看油菜秋赏菊,菊花宴将会翻开新篇章。

这样的日子有多好!

隔壁的龙清哥递着烟,隔队的人叫着我“连官”的名,而我“呼头不起”他们的名字了。一直生活在市区的同学建国今天也来抓阄,连说着“想不到”会来抽一次阄,说是退休后我们再做邻居。

因为新冠疫情,大家都戴着口罩,面目难认,只能从眼神中寻找着曾经的熟悉。认出了,便是用乡音打着招呼,问着近况。拆迁六年了,好像是久别了的重逢,让人唏嘘,也让人动容。

查验身份后,妻为我拿到了抓阄的序号,走过避风而搭着的廊棚,便走进了抓阄的大厅。

厅内,都是乡音的聚集。在写着顺序号的长凳上坐了下来,旁边就是近90岁的杨亚珍妈妈,便起身拱手致意,叫着“老妈妈”。

杨老妈妈对我说:“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。”似乎有着久盼的心情。是啊,拆迁好多年了,他们都租借着他人的住房,看着临港的变化,盼着新房的拥有,让“流浪”的心有个安顿。福妹阿姐对我说着过去的事,旁边熟知和不熟知的后辈都打着招呼,乡情为重逢的交响。

善感的我,在这样的场合,眼眶有了多情的潮润。这些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啊。我的离别,是暂时的在他乡的寄放,终究地我的归来,是安抚我的“浪迹”,不在天涯。

叫号了,妻说轮到我去抓阄了,妻扶着我缓步上前。我的手伸进了箱子,抓起了我后世“叶落归根”的安宁。这阄,好与不好,无关紧要。好阄,是我之幸;不好,将好的留给了我

的乡亲。

大厅里,回响着我抓的阄:陈连官,霞光路457弄17号602室。

那里,是我源自老家而来的新家,在临港新片区。

我叩拜临港,感恩这个时代!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陈连官

潘修范

写在地铁十五号线通车时



潘修范

五彩缤纷菊花宴

郑自华

七夕会

怎么可以不来此地流连一下呢?

瑞云峰是存世不多的宋徽宗“花石纲”遗物,被誉为江南“四大名石”之首。以前只听说留园冠云峰遐迩闻名,这是自己的浅陋。瑞云峰作为景观供石源起清初,始终没离开所依托的园林环境。如今它在苏州第十中学校园内,也算是“养在深闺”了。我们几次想去一睹名石真容,都遭到了学校门卫的拒绝。可惜!

苏州古城的魅力,快速欣赏与细细品味完全是两种天地。其实,所有的情趣,快节奏与慢生活,都是各有千秋的。而住在上海西站周边的我们,却能各得其乐。这样的日子有多好!



时尚